

如果AI批改經典

穆欣欣

擔任徵文比賽評審的朋友不斷「吐槽」，越來越多參賽的作品「沒人味兒」，懷疑是AI寫作，這為評審工作帶來難度。如何驗證自己作為評審的懷疑？在凡事都用數據為標準的今天，以「個人認為」來判斷顯然有失說服力。可行的方法似乎只有用AI對抗AI。把需要「驗身」的文字輸入AI，生成報告只需幾秒時間；報告以「人工」、「疑似AI」還是「無人工痕跡」三個層面作出分析，附有精確的佔比數字，但同時也附贈一句話提示：「本結果僅為輔助判斷……非確定結果」。

這就是AI：執行能力超強，邏輯縝密，滴水不漏，卻也撇清責任。長此以往，習慣依賴AI的人類，會否也越來越像AI？不少人有這樣的經驗：在與AI對話的過程中，如果我們指出AI的錯誤，AI會立即承認：「你是對的。」我總是萬分疑惑：AI連一句分辨都沒有嗎？前一刻和這一刻的AI，我該相信哪一個？與AI相處越久，我便越擔心：AI為人類提供所謂的「情緒價值」——「你是對的。」——會否令我們變得越來越自大，任何時候都認為自己是對的？

回到文學寫作，如果說誰沒有用過AI似乎不太可信，畢竟這工具容易上手又好用；差別在於每個人使用AI的程度，這其中存在道德倫理的邊界，以及作為寫作者的一點初心良知——我們為什麼而寫作？儘管有人預言，未來人機協作是不可逆轉的事實。

在查找資料、校對文章，還有

我最懼怕的PPT製作等方面，AI是絕好的幫手。不久前的南國書香節講座上，我打開PPT向現場觀眾坦白：「我的PPT是AI生成。」沒想到下面竟然有人鼓掌，不知這是聽眾對我的坦誠讚許有加，抑或是對我能用AI生成PPT這件事，超出了他們預期？不過，我用AI，止步於此。熟悉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保守派」。對於AI寫出來的文字（這裏特指文學作品文字），我始終無法喜歡；但我也必須承認，AI在少有語病這一點上，可以超越很多人。以今天不少人的審美標準論，AI的文字也還算是富文采。然而，文字和文采，是看來最沒有標準可言的。文學被不少人誤讀為和現實有距離的無用學科，是一堆華麗辭藻的堆砌。有朋友對我說，「我都鍾意文學，不過我唔識得用咗好靚的詞，所以我做唔到作家。」AI的文字，恰好滿足了一般人的文學想像。

一年前，有人預言AI將取代百分之九十五的寫作者。一年後，值得欣慰的是，寫作的人仍然在路上。人們對AI寫作的態度也越來越理智。

維基百科的編輯們曾標記了五百多篇疑似AI撰寫的文章，於二〇二五年八月發布了一份AI檢測指南，羅列出他們認為AI寫作的常見規律，例如AI喜歡用排比句說一二三，又或者AI將普通食物冠以「最關鍵的」「至關重要」等「凸顯重要性」的形容詞……無論如何，鑒別AI，已成為這個時代讀者的一種新的閱讀本能，更應當成為時代下的教育工作者、文字工作者、徵文比賽評審

所具備的能力。

除了上述總結出來的規律，結構嚴絲合縫、句子順暢絲滑、全文形成嚴謹閉環的文章，也常被視為帶有AI痕跡。這類文章讓人挑不出毛病，卻也讓人喜歡不起來。就像一個人，既沒有缺點也沒有特點，很難讓人有親近感。帶有「我」的個人經歷與獨特真實感受的文字，也往往被視為判斷AI痕跡的重要線索。那些結構帶有跳躍性的文章、行文中有關筆、偶有跑題、意在言外、或文末沒有形成嚴謹閉環的文字，將日漸稀有，純「手搓」而成的文章，有一天會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也未可知。

AI正以不可擋之勢影響着一代人的文風——每一處都滿滿當當，沒有漏洞。處處及格，卻又處處平庸。

《世說新語》曾經是我的枕邊書。我愛其文章短小，用字用詞節制精煉。魏晉風流，專屬於那個遠去了的時代的美感。忽發奇想，如果讓AI批改這些文學史上的雋永篇章，又當如何？比如這篇深受我喜愛的《王子猷雪夜訪戴》：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我猜，AI大概會如此說：山陰、夜雪，開篇營造獨特的環境，是文章可貴之處。王子猷乘着小船，要花上一夜的時間去探望戴姓友人，並沒有充分說明理由，此處論據不足。

到了友人門口，又隨即折返，沒有回扣文章開頭。最後文章只以「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作結，沒有形成嚴謹的閉環，結尾明顯未收束。

如此一來，魏晉士大夫丟失的豈止是自由舒展的生命狀態，更是那個時代獨有的美學精神。「AI不懂曖昧」，這是至今為止我聽到對AI最到位的評價。受AI寫作法影響的一代人，或許將漸漸失去寫出字裏行間的弦外之音的能力。

《紅樓夢》中許多意在言外的情節，為後世紅學家和讀者提供了無限談資。第六回寫劉姥姥初進榮國府，脂評「借劉嫗入阿鳳正文」「筆似游龍」。這一回從周瑞家的引劉姥姥見王熙鳳，以劉姥姥視角看這個鐘鳴鼎食大家族的日常細節，中間忽然岔出一筆，賈蓉走進來向鳳姐借一架玻璃炕屏，說是來了一個要緊的客，

借了略擺一擺就還回來。在這段插入的情節中，仍然是劉姥姥視角，但曹翁也不忘摹寫劉姥姥的狀態——「此時坐不是，立不是，藏沒處藏。」其實，有什麼東西值得榮寧二府之間借來借去的呢？少不免遭王熙鳳搶白一頓：「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不成？」可搶白歸搶白，玻璃炕屏終歸還是要借的。當賈蓉起身出去了，鳳姐又想起一事，向窗外叫道：「蓉哥回來！」賈蓉忙轉身回來，垂手侍立。「那鳳姐只慢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的神，方笑道：『罷了，你且去罷。晚飯後你再來說罷。這會子有人也沒精神了。』」

鳳姐想起什麼？要和賈蓉談的是什麼事？曹翁沒有交代。從AI的視角看，這顯然是作文的漏洞。然而，不必事事寫滿，也是一種文學手法；未說盡處，最是意味深長。



▲家長帶着少年兒童在北京一家書店的兒童館內閱讀圖書。 中新社

淡一點的滋味



如是我見

朱天祿

子往她面前推：「你嘗嘗。」她將信將疑，嘗了一口，愣住，又嘗一口，點點頭：「還真淡了有淡的味。」打那以後，灶台上的鹽罐，少舀一勺。吃着吃着，倒吃出舒坦來了。

年輕時口味重。一碗麵，紅油鋪滿，鹹菜堆尖，吃得滿頭汗，覺得這才叫吃飯。老伴說我口味重，我說人生在世，不吃重些，對不住這張嘴。吃了大半輩子，血壓高了，血脂稠了，醫生把單子一拍：「吃淡。」我嘴上應着，心裏不服。頭一個月，菜入口像嚼蠟，日子寡淡，連說話都提不起勁，只能硬着頭皮熬。熬過兩三個月，再碰那鹹魚臘肉，餡得直咧嘴。這才信了，口味是慣出來的。

有一回去茶館，老友請客，點了一壺明前龍井。服務員說：「這茶淡。」我說：「就要

淡。」頭一杯，淡得跟白水似的，心裏犯嘀咕。第二杯，舌根底下微微泛甜。第三杯，滿口回甘，喉嚨裏潤潤的。原來淡不是沒味，是味在後頭。

淡下來，才發現日子換了個活法。

飯桌上少鹽少油，身子輕了，爬樓不喘，夜裏睡得沉。跟老伴拌嘴，話到嘴邊收三分，不爭那口舌之快，她反而笑着遞杯茶過來。晨起去公園，看人打太極，步子慢悠悠，手臂軟綿綿，一招一式像在水裏划拉。從前嫌慢，如今覺出慢裏的穩當。連讀書也換了口味，厚厚一本《史記》，挑幾篇列傳，午後斜陽裏一頁一頁翻，讀到會心處，合上書，想半天。

淡到底是什麼，讓我說，我也說不清。大概就是把日子裏的「重」一樣一樣拿掉：多餘的鹽，動不動就冒的火氣，還有非爭不可的那口閒氣。拿掉了，人就輕省。輕省下來，一點甜、一點鮮，嘴裏都嘗得見了。

老伴如今炒菜，鹽罐擱得遠。手伸出去，又縮回來。我笑她：「淡一點？」她笑我：「味在後頭。」



人與事

孫衛星

我的鄰座是一位身材敦實的大哥，他的臉龐曬得黝黑，額頭上的「川」字好比利刃刻在樺樹皮上一般醒目。客機起飛後，他打開平板電腦，用粗碩的食指劃開了液晶屏幕，時不時地笑出幾聲「嘿嘿」。

循着鄰座的笑聲，我悄悄打量對方，瞥見他的平板電腦上依次展現一組圖片：夜幕下的海關大鐘四面閃亮、陸家嘴的「三件套」並肩矗立、楊浦大橋的斜拉索宛如豎琴、江面上的遊輪燈火璀璨……鄰座男子點開一幅幅鉤人的圖片，他不由自主地讚嘆：大上海真是美不勝收！

我笑着與他搭訕，誇獎他照片拍得真講究——這光影層次很豐富，這構圖別具一格，誇得他眉開眼笑的。他說最近去了上海，可鉚足勁兒拍了一星期，拍了好多圖片與視頻，回東北後準備在鄉親們跟前好好嘚瑟一番：請看大上海美不美？

鄰座大哥的嗓音有點蒼老，初看已是七十開外了，他說自己以前是中學裏的英語教師，兼教音樂，退休後迷上了數碼攝

陳列的「弗拉芒原始派」名作將悉數移至設施條件更為現代化的BRUSK新館。博物館舊貌換新顏，受益的自然是我們這些藝術愛好者。

或許考慮了傳統和當代主題展共生的展陳需求，BRUSK館的展廳更像是一個展覽館而非傳統博物館。擁有巨大挑高空間且沒有任何實體展牆，這個可塑性爆錶的開放式展廳能讓策展人和設計師充分發揮其創意。正因如此，開館大展「宏觀圖景——橋接世界的布魯日900-1550」最特別的點就在於其整體的展陳布置。展覽共分五大展區，除了結尾處「新世界開啟」單元之外，展廳內設計了四個圓形區域。這四個以帳篷形式搭建的展區相互獨立且不分先後順序，觀者可在這個龐大的空間內任意穿梭尋找個人感興趣的展品及內容。此設計充分展現出主辦方和策展人的巧思——從進入展廳的北海區域、兩側的天主教地區和地中海世界，再到最內部的勃艮第宮廷，通過這種取消單一展線的敘事方式，呈現在同一歷史時期內平等共生的世界文明。這一策展理念現代且符合邏輯：用坐擁「主場優勢」的布魯日串起與其往來互通的異國文明。



▲「宏觀圖景——橋接世界的布魯日900-1550」展廳一隅。 作者供圖

展覽給予我的第二個驚喜在於它並非一個傳統意義上的藝術展，而是包含二百五十餘件借自全球各大藝術機構的器物類文物、油畫、紙本細密畫、掛毯、歷史文獻的大型綜合類展覽。僅繪畫層面便已是群星薈萃。藏於比鄰格羅寧格博物館的「弗拉芒原始派」泰斗揚·凡·艾克所繪夫人肖像《瑪格麗塔·凡·艾克像》是畫家在通過從阿拉伯世界海運抵達、被譯為拉丁語的煉金術、光學和幾何學書籍後，通過對油彩的反覆實踐後改良出現代油畫技法的作品範本。特別從

護得最完整的紅松原始森林，這兒就是個超級大氧吧。」

聽他可着勁兒誇伊春，我忍不住湊近客機舷窗，俯瞰着機翼下的茫茫林海，群山連綿的小興安嶺猶如橫亘千里的碧綠翡翠，令人心曠神怡。攀談之間，飛機開始減速下降，少頃便平穩地滑上了跑道。此時，鄰座大哥打開手機邀我加他微信，他的微信名叫「園丁嘉慶」；他還主動把手機號發給我，說凡是在伊春遇到問題盡可找他這個熱心人。

我原本以為陌路相逢加個微信只是客套而已。未曾料到從此以後聯繫不斷，我每天都收到他發來的「早安」圖片，這些圖片都是他的原創——既有小興安嶺的萬道霞光，也有金秋時節的萬頃豐收，還有漫山遍野的萬木崢嶸，更有邊陲小鎮的萬家團圓……有時還會發來他拉着手風琴，在林子裏引吭高歌的視頻。一轉眼，七年過去了，他每天的「早安」問候從不間斷，令我欽佩的是他不圖私利，只是為了延續客機上的那次邂逅；他別無所求，只是為了踐行那句「有空常聯繫」的臨別留言……

來而不往非禮也。我每天也會給「園丁嘉慶」推送着《新聞早餐》和《晚安樂曲》，他都會秒回一個「笑容可掬」的表情包。可見我倆全無「七年之癢」，每天都感受着相互間的美意：天涯若比鄰，好友天天見！

古城新貌，橋接世界的布魯日



藝象尼德蘭

王加

月初，專程飛了趟布魯日。自二〇二四年初次到訪便愛上了這座中世紀古城，此後為了深耕「弗拉芒原始派」（Flemish Primitives）繪畫便每年故地重遊。而今年的回歸頗為特別，因為布魯日剛剛開放了籌建多年的新館BRUSK，開幕大展還是一個呈現東西方文明交流的專題展「宏觀圖景——橋接世界的布魯日900-1550」。一棟現代美術館在被聯合國評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歷史中心內拔地而起，將如何講述這座曾經盛極一時的中世紀古城在近六百年內對世界文明傳播所作的貢獻呢？無論是新館還是開幕展都令我無比期待。

BRUSK新館是荷語Brugge Schone Kunsten（布魯日藝術館）的縮寫。這棟簡約的現代建築比鄰格羅寧格博物館，且距離布魯日老城地標建築聖母教堂僅百餘米，所處古城絕對核心位置。在BRUSK新館上半年對公眾開放之後，格羅寧格博物館調整了參觀入口，開始與新館共享同一個嶄新的售票大廳和文創商店。在新館落成後，古城布魯日進一步完善了本就豐富多元的博物館群（Museum Brugge）。隨着明年格羅寧格博物館將開啟長達數年的翻修工程，館內長期

比利時皇家圖書館出借的史書《埃諾編年史》法語版中的卷首細密畫是由凡·德·維登親筆所繪的現存唯一一幅勃艮第「好人菲利普」公爵肖像。而另一位活躍在布魯日的畫家漢斯·梅姆林的代表作《基督受難圖》採用「異時同圖法」將二十三個基督生平中的大事件繪於同一畫面中，凸顯了當時生活在布魯日的畫家對於當時天主教「朝聖之旅」的圖像化理解。此外，威尼斯畫派初代巨匠真蒂萊·貝里尼為奧托曼蘇丹穆罕默德所繪全側臉肖像與佚名畫家複製的凡·德·維登《好人菲利普公爵像》並排懸掛且四目相對；由提香工坊出品、佩戴典型奧托曼帝國頭飾的《女子肖像》；以及在展廳結尾「新世界」章節懸掛的另一幅出自提香工坊的《蘇萊曼一世蘇丹像》，均映射出布魯日城、位於地中海的水城威尼斯和君士坦丁堡之間的往來與交流。我們在千禧年前後常用的「全球一體化」術語，實則在布魯日城的鼎盛時期便已有雛形了。橋接世界？此言非虛。